

百宋樓藏書志



門 12
號 796
卷 25



兩宋樓藏書志卷八十一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十五

筠谿文集二十四卷

舊抄本

宋連江李彌遜似之著

士大夫種學績文孰不欲流傳於後資稟有厚
薄用力有淺深固不可誣然須器度過人則自
應高勝有非勤苦之所能強進者此可與知者
道爾筠溪先生以父兄之賢少有聲于太學一

夕廁有同舍投環於梁間公時年才十七八略
無懼意亟解其繫臥而枕于股上親撫摩而噓
呵之會有後至者怪而問焉徐語其故馳報齋
中羣士競篝火而來相與抱持而歸竟全其生
卽日名動京師弱冠遂爲大觀三年上舍第一
人繼登科其才固足以得此天報亦昭昭矣公
之器度絕人遠甚如許加以問學之懿其發爲
文章顧豈淺見者所能及也政和間以南宮舍
人使契丹擢左史用訐直貶宣和末知冀州獨
能堅壁以抗虜暴靖康漕江東平叛卒之變入

紹興爲饒吉二州七年復立左螭尋掌書命雄
深之文黼藻王度四方傳誦之論事封駁皆人
所難又以力闢和議益與時忤遷戶選勾外補
去國之際猶拳拳以立國待夷狄之大計爲言
竟請祠以歸隱福之連江西山凡十六年不復
有仕宦意哦詩自娛筆力愈偉居間憂世著議
古數十篇雖汎論古事而皆關於當時利病深
切著明有范太史唐鑑之遺風乃心王室惜乎
用之之不盡也迨今將一甲子公之孫珏以郎
曹典大藩今居江西憲臺方迎奉老親而當寇

攘驚危中竭力不少顧避琪以上舍魁決科克繼大門爲京口貳車皆有時名有以知公澤之未艾也二孫以鑰游從之厚出公遺文二十四卷求序鑰晚進何足以測識前輩所蘊以平日慕向之誠幸託名於不腐敢謹書之公諱彌遜字似之昴仲六人文字爲一門之盛兄尙書彌大弟太史彌正俱負重望筠谿則公自號云嘉定四年閏月初吉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序

先大父厯事宣和蚤登兩省而以直節不容受

知思陵旣列貳卿而以權臣坐廢蓋平生立朝之日常少山林之日常多自弱冠魁多士年三十旣位柱史流落中外出入纔期年五十始再爲史官厯詞掖版曹僅閱兩歲身已去國方宣政間近倖欲致有時名者出其門少屈身則立致顯要及紹興力爭和議當國者啗以兩地皆褰裳去若將浼焉所以白首邱園終老不悔夫先民之不朽者有行有言行事苟不盡見於時則斯文必亦有述于後大父旣抱忠藎鬱而不伸至於遺稿復湮沒無傳實痛諸心大父發

藻儒林卽以文鳴其所居官蓬省蘭臺史職詞垣皆著作之前後隱居數十年間寒牕窮櫪青燈華髮手不釋卷閱博浩渺所發益肆烟林雪嶠幅巾杖履趣深理到追軼風騷意寄高遠經淵史藪據古鑒今亂階治蹟貫穿敷陳忠誠洞見積其所述充篋溢笥大父捐館之日先君尙幼遺墨散失旋傳錄于親友家所輯文稿僅有二十四卷其間脫誤居多先君辛勤哀粹粗成全書將傳于後力所未逮珏繆承墜緒始克鉅梓大參攻媿先生旣光寵先世親染序文冠

于篇端矣其遺事之詳具見家傳惟大父有行而不盡用有言而不盡傳撫卷追念蓋有感焉嘉定辛未孟夏旣望孫朝請大夫直寶謨閣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珏謹書

華陽集四十卷

舊抄本

宋張綱撰

洪邁序曰華陽集四十卷故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章簡張公所著也始大觀政和間庠序宏盛彙四方儒造于京師公起殊方孤生持經術

驥奮聲高一時儒先仄足斂衽比三冠倫遂策
崇政名爲第一天子當宸挹歎有旨賡用矣老
蔡方顓國挽使聽已倡富貴有命之說連柱之
且雅憎王黼爲邪弗忍識其面擢纔學館郎官
坎壈過十稔澹然無嗟悔意獨玩心於內不肯
頃刻輟爲文章每一落紙都人卽日傳播至汗
漫棟宇建炎庚戌家鄉厄敵兵篋櫝貯藏六丁
下取略盡煨燔所存僅逮百一旣檜相得志齟
齬知名士惡子組織人言語買進梯禍公在睥
睨中又爲之閣筆袖手秦亡公亦老故厯歲久

著錄不能多薨之明年嗣子戶部郎中堅銳蒐
拾論次合八百五十九篇將刊鑲垂世未克而
沒後二十三年慈孫池州使金釜乃出捐家貲
板實郡學適首得其書伏讀之大抵制詞嚴而
縟表疏拳拳主敬雖莫齒退休未嘗以一篇倩
人代作而講筵故事十九章剴切明白如論仁
宗得君人之道舜不窮其民光武開心見誠唐
太宗察上封者之姦憲宗御下有術文宗不能
正陳夷行唯阿之罪皆反復致志因事納忠非
若等輩區區備課程而已池州以書索序顧晚

出遼絕欲謝不敢念昔者辱與戶部游而伯氏
文惠公奉使淮東時築亭結樓於官舍公爲賦
兩詩酒琰搖江波吞翠壁之句至今諷味在口
輒藉以自恕然甚慙公自稱曰華陽老人集用
是以名紹熙二年三月十六日序

先君性耆學壯歲讀書至忘寢膳自肄業上庠
以至官中都著述無虛日任館職最久與一時
名公廣和尤富建炎己酉金師南渡犯浙東明
年三月北歸所過焚剽無噍類先君方待浙憲
闕居金壇倉遑挈家奔句曲之西館戴氏一夕

兵卒至家人僅以身免去未一里而烈焰屬天
由是數十年手澤悉爲煨燼無餘迨戎馬息驚
魂猶未定而秦丞相當國士大夫以文墨賈奇
禍斥逐流放踵相躡于道先君念太夫人年益
高無兼侍秦又挾微憾疑不附已常恐一旦貽
親憂遂絕意辭翰嘗爲大理卿譚公哀辭有士
應知己用人豈法家流之句旣出好事者口語
籍籍幾爲所醞釀因此愈自晦屏去筆硯二十
餘年或諉以文字之職一切力辭遇勝日袖手
危坐命子孫讀古人佳製以寄幽賞秦相卒先

君蒙光堯壽聖皇帝擢登政府旋再辭祿以歸
時年已七十六閑居又八年而卽世晚景多病
頗近藥石雖時時歌詠太平然精勤刻苦不能
如疇昔矣堅不孝遭大罰號慕之餘哀集遺文
以類編次僅得外制二百二十二表疏九十八
奏劄六十八故事十九講義十九啟八十四雜
文七十六古律詩二百三十九樂府三十四釐
爲四十卷以先君自號華陽老人目之曰華陽
集集中有宣政靖康間所作詩文數十篇皆綴
拾於殘編斷簡之末或親舊口所傳誦十不存

一二唯尙書解三十卷乃先君爲學官日所作
講義訓諸生者閩士集而成書別本刊行嗚呼
先君力學起家不幸遭兵火畏權臣故文章之
傳後世者止於如此敢摭其實載集尾以俟立
言君子爲之敘乾道三年九月朔孤子堅泣血
書

先大父平時刻意辭章老且不倦不幸厄於建
炎兵火而殘編斷簡得之煨燼之餘又不幸沮
於秦丞相以深文鉗天下舌而片言隻字莫敢
出諸口比及秦亡而大父已告老然遇佳時勝

賞猶時時技癢發於吟詠故身後哀集之文僅如是而止先叔寶文久欲鉋之木而志弗遂釜假守 浦之明年郡事稍閒因取所編復加訂正以成先叔之志云紹興改元冬十二月孫朝奉大夫權知池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釜謹書

華陽集四十卷 明刊本

宋張綱撰

洪邁序 紹熙二年

張堅跋 乾道三年

張釜跋 紹興改元

苕溪集五十五卷目錄三卷 舊抄本 張月霄舊藏

宋劉一止撰

苕溪集五十五卷目錄三卷 舊抄本

宋劉一止撰

相山集三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王之道撰

三餘集四卷 舊抄本

宋豐城黃彥平季岑著

大隱集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李正民撰

志道集一卷

舊抄本

宋古吳顧禧景繁著

從伯父景繁公少任俠旣壯折節讀書於諸子
百家方技卜蓍之書罔不披究爲文輒千萬言
徹日夜無倦容聲名藉甚遠近於是里中同學
者多忌公口舌攻搏難端叢起公獨以直道持
乎其間無所依倚惟與鄞縣林庇民保高安譚
子欽惟寅交最善主兩先生家數年而忌者愈
謀所以中之指作周世宗宮詞爲孽禍幾不解

會以遺逸薦得白歸乃具杯酒釋奠盡焚生平
所著述凡百餘卷無復隻字存者病革之日惟
枕書長嘯略屬後事數端而已嗚呼公讀書一
生而潦倒困苦以布衣歿而一時同學蔑不通
籍貴顯子孫豪富甲閭巷蒼蒼報施又不知於
詩書文字果何如也嗣弟宏聞不忍先人手澤
泯沒從江浙提刑轉運任公處抄得遺稿若干
首顏曰志道集蓋本魯論隱居行義之意我伯
父洵當之而無愧矣予少侍伯父稔知顛末因
援筆述之後之君子庶鑒而詳採焉至元壬辰

春月泉州石井書院山長福州路教授姪長卿
子元氏拜書

案顧禧字景繁吳郡人父彥誠靖康初仕兩浙
轉運禧居光福山閉戶誦讀不求仕進紹興間
郡以遺逸薦不起後築室邳村表曰漫莊田居
五十年而終見吳郡志及姑蘇志嘗與施宿注
蘇詩陸放翁序所謂助以顧君景繁之賅洽是
也施宿紹熙四年進士其官會稽通判在嘉泰
中刻蘇詩于淮東倉司因而被劾又在官會稽
後禧與宿同注蘇詩開禧嘉定中當尙在也紹

興壬午距嘉定壬申五十年至元二十九年距
嘉定壬申八十年子元序云少侍景繁若在十
歲以內作序時尚未到九十也行省非宋官名
或後人傳抄沿元官名而誤

沈忠敏公龜溪集十二卷 明刊本

宋沈與求撰

元樞忠敏沈公當建炎紹興間被遇思陵爲耳
目股肱其勳業在朝廷其聲名在天下其風節
挺挺特立號稱名臣蓋中興人物之冠冕吾鄉
里之光寵也紹興三年由吏部尙書奉祠歸里

伯宋懷藏書志

卷八十一

鮑老矣撫往念舊安能無

門伯氏桐廬丞彥衡字元規自公在憲府實客館下與其諸子游雅相好也時彥穎年十有五學於伯氏早暮見公來館舍相對無雜語論文說詩疊疊不倦尤喜論體製格律源流所自不務苟作每從旁竊聞之則知所忻慕焉時方亂定才大夫士游居郡邑者以十數相與賡唱爲娛樂篇章流傳得輒誦記若其它文藁伯氏又能收拾藏于家得以時時覽觀顧方爲童子雕篆之習它未暇學莫獲拜下風而請焉而公益嘗辱撫憐之曰是子可教也未幾詔起公鎮京

口召還仍爲天官掌內制遂持鈞樞位貌殊絕無所窺尋其聲光已刪聞君薨于位矣年甫五十二家在故里旁無壯子弟平生著述文字故多散落或爲親黨取去此得於所聞者如此而吾伯氏亦且下世諸子都未省事凡得公手筆起草與所抄錄在紙者皆亡之雖往還尺牘無留者惜哉後六十年當紹熙辛亥公之孫詵爲浙漕始能哀輯類次爲十二卷將以板行於世蓋其家所存止是矣以序見屬念自少小知敬重公今甲子一終旣篤老矣撫往念舊安能無

慨然也公英邁絕人早以翰墨知名歷三院御史中執法排姦擊邪風采峻厲觀所作中丞謝表有曰本之以忠厚愛物之誠加之以正直事君之道故嘗爲之言曰此御史箴也或謂公在臺中論議少恕是何足以識公之用心視草禁林得代言體親征詔書凡四方聽聞之者莫不感動流涕庶幾乎奉天之作此特私愛味之故云爾初衣冠南渡一時能言之士眾矣當其時儕流之所推稱學者之所宗仰如公者屈指幾人而後來或未之詳也傳世行遠其始自今公

爲不亡矣公諱與求字必先其立朝出處之大節固載之史官獨始初親見之幸夙昔願學之私因得自見於此十一月幾望觀文殿學士宣奉大夫致仕吳興李彥穎序

叔椿少時聞龜溪先生以文鳴當世及長從搢紳賢士游又聞以直道結主知以盛名諧人望由是歷霜臺冠常伯兼翰苑兩總天官進參機務再秉事樞崇論宏議鴻文大冊天下傳而誦之謂盧楊燕許復出矣叔椿每得一篇笥而藏之如獲至寶每以不及全見斯文爲恨淳熙紀

號之三襪參政姚公以天子大臣來守泉越數月政清訟簡出龜溪所爲文十二卷命叔椿爲之讎正玩味不能釋手留月餘始克歸其書又俾爲之敘竊喜附名不朽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嘗觀皇朝旻元獻公被遇仁宗而富文忠公繼登揆路冰清玉潤勲業宏茂載在史冊後世歆艷龜谿公丈人行也其名德相望前後輝映又能集其文而流布之益昭述作之懿願不遑歟先生諱與求字必先仕至知樞密院事紹興七年六月薨于位若平生出處之大方則

有給事劉公一止狀其行事爲詳茲不復列四年三月一日從事郎兗州學教授永嘉張叔椿序

十六代孫子水序

萬曆庚子

栢欄先生文集二十五卷

明刊本

季蒼葦舊藏

宋承事郎守左正言主管江州太平觀賜緋魚

袋鄧肅忠宏

撰

胡瓊序

正德己卯

林孜序

正德己卯

案王明清揮麈錄稱肅有栢欄文集三十卷

四庫所收只十六卷此本二十五卷當是宋時原本而缺五卷耳

栟櫚先生文集二十五卷

明刊本

宋承事郎左正言主管江州太平觀賜緋魚袋

鄧肅忠宏撰

胡瓊序

正德己卯

林孜序

正德己卯

鄱陽集四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洪皓撰

先君以建炎己酉出疆時年四十有二矣平生

者書多悉留櫺李庚戌之春厄于兵燼無一存者紹興癸亥還朝入直玉堂不旬日領鄉郡去明年而遭祖母之喪服除未幾有嶺表之謫杜門避謗不敢復爲文章謫九年而卽世故手澤之藏于家者唯北方所作詩文數百篇謹彙而敘之以爲十卷刻諸新安郡未彙次者猶有春秋紀詠千篇云

澹齋集十八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李流謙撰

韋齋集十二卷附玉瀾集一卷

元刊本

宋新安朱松喬年撰玉瀾集新安朱棹逢年撰
文章之工拙繫乎人時命之通塞存乎天天人
之適相合也爲甚難是以古今負文章之名者
未必得貴仕而都公卿之位者又未必以文章
顯也故吏部員外郎韋齋先生朱公建炎紹興
間詩聲滿天下一時名公鉅卿交口稱荐詞人
墨客傳寫諷誦如不及予少時學詩嘗以作詩
之要扣公公不以輩晚遇我而許從游間宿于
閩部憲臺從事官舍之東軒夜對榻語蟬聯不
休比晨起則積雨初霽西風淒然公因爲予舉

簡齋開門知有兩老樹半身濕及韋蘇州諸生
時列坐共愛風滿林之句且言古之詩人貴衝
口直致蓋與彭澤把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同
一關樞三人者出處窮達雖不同誦此詩則可
見其人之蕭散清遠此殆太史公所謂難與俗
人言者予時心開神會自是始知爲詩之趣別
去未幾而公下世予幾爲詩以哭公因求其遺
編伏而讀之愛其高遠而幽潔其文溫婉而典
裁至表疏書奏又皆中於理而切事情迺喟然
歎曰公之於詩文可謂至矣今世能言之士非

不多也然淺則及俚華則少寔是無他徒從事於末而不知其本之過也公幼小喜讀書綴文冠而擢第未嘗一日捨筆硯年二十七入閬河南二程先生之遺論皆先賢未發之奧始捐舊習朝夕從事於其間既而所得益深故發於詩文自然臻此非有意於求其工也使其得通顯於朝廷施諸潤色而見於事業必有大過絕人者不幸位不媿德雖兩入東觀三爲尙書郎卒不得以其所長發舒又不得年而沒天人之難合也如此可不太息也哉雖然人定亦能勝天

故公之嗣子今南康太守喜能紹公之訓早踐世科而益篤志于伊洛之學安貧守道深山窮谷之中者三十餘年明天子用寵嘉之卽其家拜二千石君懇辭不獲命強起視郡事逾年而政成頌簡一旦走介二千里書抵予曰熹先人遺文江西遂將刊行而未有序引冠篇首先友盡矣不孤之惠誠有望於門下敢以爲請予覽書悚然追思東軒之集恍如隔世而緒言歷歷猶在公墓之木旣拱而予蒼顏色髮摧然其亦老矣愴歲月之不留懔餘年其無幾爲之感慨

不寐者通夕而病憊廢書筆力衰退文不逮意
獨念自少至老游南康父子間爲最久相知爲
最深得其父子之賢爲悉故不敢以不能爲辭
若夫公之詩文自足以行後而傳遠豈待區區
之鄙言顧予蚤歲承誨迨老無所成適得挂名
集端以託不朽其愧且幸爲何如哉公名松字
喬年韋齋蓋自號云清熙七年夏四月旣望河
陽傳自得序

韋齋集十二卷宋吏部員外郎新安朱公喬年
之詩文也河內傅安道爲之序云公嗣子南康
太守刻諸江西者也而未始見之蓋其版本亡
矣旌德新學告成之明年性遣校官袁祥求書
新安時吳郡干文傳守婺源廬陵曹汝舟爲之
賓佐性因寓書婺源曰朱文公之書在天下所
謂家傳而人誦之矣獨韋齋集四方罕見婺源
文公故里也必有藏此書者其爲我購求之汝
舟以書來報曰干侯之治婺源也文公故宅
其先墓之爲豪右所奪者侯皆取而歸諸朱氏
矣仍俾遠孫之居建安曰勳者來掌祠事勳以
韋齋集爲侯獻侯聞子之求書也亟以相授之

其有以廣侯之意乎性受書歎曰侯以州政最
江東至於修復朱子祠宇墳墓則非 吏之所
能爲者而爲之者惟侯能也而又不鄙我旌德
之人士幸惠茲文性不佞敢不承命乃爲繕寫
刻之學宮竊惟孔孟之道至程子而復明至朱
子而大明夫人有一行之善一藝之美未有不
本於父兄師友者而況於道有以參天下之運
學有以紹前聖之統者乎程太中能知周子故
二程之學繼孟氏韋齋 友延平故朱子之學
繼程氏則韋齋之書學者可不學乎竊窺韋齋

篤志於伊洛之學其視游楊羅李孰敢議其先
後若文詞字畫又於荆公蘇黃皆取法焉豈不
以學之大有旣推原探本而極其端矣至於曲
藝小伎亦莫不有理而盡其心焉不專一門而
惟是之從也文公集群儒之大成紹周程之正
統而於熙甯元祐諸公之是非得失則未嘗有
所偏主焉豈亦本於家學而然歟記曰三王之
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矣
故書于篇目之末以就正於婺源云侯字壽道
延祐初進士高第累厯州縣所至有風績汝舟

字德川以諸生推擇爲吏 性同郡相好也至
元三年丁丑五月五日後學廬陵劉性謹書
玉瀾集跋曰英偉豪傑之士生必有所自來故
其亡也決不泯泯與草木俱腐觀玉瀾先生之
集顧不異哉夫得則喜失則悲有所不平則怨
刺此詩人之情也惟深於道者不然無人而不
自得先生近之先生少有軼才自負其長不肯
隨俗俯仰厄窮蹇踣有人所難堪而其節愈厲
其氣益高其詩閒暇略不見悲傷憔悴之態其
視富貴利達真批糠土苴爾春風一篇雍容廣

大有聖門舞雩氣象感事三篇慨然見經世之
志自作挽歌詞齊得喪一死生直欲友淵明於
千秋至所謂自我識興廢於天無怨尤非深於
道者如是乎嗚呼以先生之才使其作爲聲詩
荐之郊廟發其所蘊措諸事業何愧古人百不
一售使後世所以知公者獨此數十詩而已悲
夫先生有兄曰韋齋白首郎潛不究大用人以
爲恨其詩凌厲高古有建安七子之風韋齋之
子南康使君今又以道學倡其詩源遠而流長
信矣哉淳熙辛丑仲春望日梁谿尤袤敬跋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卷中有鹿原林氏藏書朱文方印蔣絢臣曾經校藏朱文長印是書曾藏蔣絢臣家朱文方印案鹿原林佑自號也

陵陽先生詩四卷

舊抄本

葉林宗舊藏

宋中書舍人韓駒子蒼撰

葉氏手跋曰西江派圖二十五人陵陽先生其一也其詩實不及后山特於西江惡習亦可瀦染是乃力薄非學深也備之以見派中一家耳
乾隆乙未重五日西 識

馬氏跋曰右陵陽先生詩集四卷計八十三紙虞山馬士弘任卿父爲友人震澤葉林宗奕抄就已丑歲長至前一日志于南沙鄉葉氏之寶稼軒

陵陽先生詩四卷

舊抄本

曹倦圃舊藏

宋中書舍人韓駒子蒼撰

雲溪集十二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郭印撰

爾宋樓藏書志卷八十一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十六

盧溪先生文集五十卷

宋左承奉郎直敷文閣主管台州崇道觀王庭

珪民瞻撰門人劉江編
前有行狀周必大墓誌

胡銓撰 後有脫葉二葉

李杜詩多於文韓柳文多於詩世之不知者便謂多者爲所長少者爲所短此殆拘牽之論而

非園機之士夫賢哲之於世學以爲主用之則
行其發而爲言有所謂不得已者其將激於中
而發於外者乎卽是而爲詩卽是而爲文文卽
無韻之詩詩卽有韻之文所以三百篇之美刺
卽十二公之褒貶蓋本一致如此則李杜可名
長於文韓柳可名長於詩又奚可以一偏觀邪
盧溪先生王公民瞻江鄉大手以詩文馳聲者
蓋六七十年其少時志尙已高視功業如拾芥
旣齟齬則發而見諸紙上皎如日星鏗如金玉
芳如芝蘭浩如江河自然有一種奇趣他人之

所勉強而公則信手拈來渾然天成公亦非有
心於此是乃所謂激於中而發於外者其詩之
多於文非此長而被短也儒林於詩久以厭飫
而文乃未廣有友劉江伯深慨然編集詩也文
也相與並行于世然後公之所以無窮者不遺
矣書銘記序諸篇嚴厲有法而上皇帝書并盜
賊兩論其經綸宏傑不減陸贄杜牧豈徒文而
已哉伯深欲余爲序余喜伯深之識而不可默
也書而冠其篇首淳熙丁未臘月甲申朝奉郎
試右諫議大夫謝諤書

師宋樹齋書志 卷八十二
昔人以文章比珠玉六經言珠玉多矣然易不
過乾鼎之卦詩不過頊佩六珈衡琚瑀書不過
璿璣玉衡螭珠璆琳琅玕天球而已春秋不過
寶玉龍輔剡圭紀瓛玉鬯佩藻而已唯戴紀周
官之書言之爲詳且悉有以璧爲貴者如穀璧
蒲璧蒼璧圭璧加璧之類有以圭爲貴者如土
圭鎮圭桓圭信圭躬圭青圭琢圭珍圭駟圭琬
圭琿圭裸圭穀圭端圭白圭廣圭大圭之類有
以玉爲貴者如玉敦玉盥玉帛玉爵玉几玉豆
玉卣玉斚玉璜玉簋玉璩玉璫玉璣玉璫玉斚玉斚

玉戚玉鎮之類又如服玉佩玉裸玉蒼玉赤玉
白玉玄玉瑜玉嘉玉之類有以璋爲貴者赤璋
琢璋圭璋牙璋駟璋大璋邊璋中璋之類有以
璜爲貴者如玄璜琥璜大璜夏后氏之璜之類
有以多爲貴者如兩敦兩圭四璉四圭六瑞六
瑚弁十有二玉璫十有二旒之類有以瓚爲貴
者如玉瓚璋瓚圭瓚之類有以奇爲貴者如山
玄水蒼瑞玟衡牙衡筭鬱鬯不琢有邸璧羨渠
眉之類有以大爲貴者如大圭大璋大璜之類
有以長爲貴者如信圭躬圭穀圭邊璋七寸璪

璋圭璋八寸桓圭琬圭琰圭璧琮大璋中璋九寸鎮圭裸圭四圭尺有二寸土圭尺有五寸大圭長三尺之類又有五德焉潤澤以溫仁之方也觸理自外可以和中義之方也其聲舒長知方也不撓而折勇之方也銳而不技潔之方也又有十一德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扣之其聲清越以長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嗚呼珠玉之

可貴如此而以文章空言配之不已誇乎廬溪先生以明經中科而愚不達落落與時左凡憂悲愉佚窘窮喜怒思慕怨恨無聊不平有感于懷必于詩文發之紹興壬戌秋銓坐不肯與醜虜和議且乞斬主議大臣二人鐫爵削竄嶺表先生送行詩有云名高北斗星辰上身落南州瘴癘間人爭傳誦至達權臣耳奏下江西帥司鞫治久之竄辰州時紹興己巳秋七月壬午也先生貶八年會權臣薨得旨自便先生思益苦語益工蓋如杜子美到夔府後詩韓退之潮陽

歸後文也人得其片言隻字寶藏十革雖玉府
所謂珠盤玉敦未足爲珍由是觀之以文章比
珠玉未足過論先生自隆興癸未至乾道辛卯
凡兩賜對對必坐免拜玉旨諄諄問勞款款退
則賜茗藥束帛不貲書生之榮至矣銓頃于榻
前論先生人物云雖老宰相材也蓋用狄梁公
荐張柬之語上不以爲過然則上之知先生深
矣倘未死其見用于時殆未易量也乾道壬辰
六月長沙布衣劉君光祖與其弟紹祖寓書安
成彭君叔夏走千餘里抵廬陵乞爲先生集序

固辭弗獲遂書以畀叔夏先生姓王名庭珪字
民瞻云敷文閣直學士降授左通直郎提舉江
州太平興國宮廬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
紫金魚袋胡銓序

紹興八年故資政殿學士胡公以言事忤時相
黜又四年謫嶺表廬溪先生以詩送其行有癡
兒不了公家事之句小人飛語告之時相怒除
名流夜郎時先生年七十矣于是先生詩名一
日滿天下里之士愛先生者謂詩之禍從古昭
昭也先生不戒又欣然犯之適以濟權臣之威

成小人之名此先生之禍也亦先生之過也或曰先生何過哉先生言直而詩工耳言不直詩不工世無傳也世有傳矣不見媚于明必見媚于幽故庭草隨意之詩空梁燕泥之詩飛燕昭陽之詩不才多病之詩言非直也詩工而已耳詩工而言非直猶且小者逐大者死況先生之詩工而言直耶先生何過哉濟權臣之威亦稔其惡先生成小人之名未若小人成先生之名先生何過哉未幾時相殂先生得歸又未幾上踐阼仍召除國子監簿再召除直敷文閣年踰

九十耳目聰明賦詩作文不見老人摧頹之氣朝廷想聞其風天下傳誦其詩禍先生者何知其非禍先生者乎嗟乎天人之理其紊也或勝之其定也或正之不觀其定而觀其紊則古之聖賢厄于小人者皆過也獨先生之過也乎先生王氏諱庭珪字民瞻登政和八年第調茶陵丞與上官不合棄官去隱居廬溪者五十年自號廬溪真逸少嘗見曹子方傳詩法蓋其詩自少陵出其文自昌黎出大要主于雄剛渾大云清江劉清之子澄評先生之文謂廬陵自六一

之後惟先生可繼聞者躋焉先生之孫澹及曾孫澂及其門人劉江銓次先生之詩文凡五十卷將刻棗以傳而太守朱公子淵復刻其詩于郡齋澹屬萬里序之萬里嘗侍先生之杖履聞先生之誨言者欲辭敢哉淳熙戊申九月晦日門人朝奉大夫新知筠州軍州事楊萬里序

鄧黻跋

嘉靖五年

盧溪先生文集五十卷

舊抄本

宋左承奉郎直敷文閣主管台州崇道觀王庭珪民瞻撰門人劉江編前有行狀

周必大撰墓誌

胡銓後有脫藁二頁

謝諤序

淳熙丁未

胡銓序

楊萬里序

淳熙戊申

屏山集二十卷

明刊本

宋文靖公劉子翬著

前有墓表

朱子諡議張磻撰

覆議

鄭起潛撰

朱子序

乾道庚戌

北海集四十六卷附錄三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綦崇禮撰

鴻慶居士文集四十二卷

舊抄本

吳尺鳧舊藏

宋 晉陵孫觀仲益

周必大序

慶元五年

南蘭陵孫尚書大全集七十卷

舊抄本

馬笏齋舊藏

宋 孫觀撰

案觀宋史藝文志祇載鴻慶居士集四十二卷此七十卷本惟張氏藏書志著于錄爲王文恪舊藏此書又從王氏本傳錄有馬玉堂印笏齋兩方印漢唐齋長印趙希弁讀書附志孫尚書大全集五十七卷恐七十卷之訛

孫尚書大全文集殘本三十三卷

影寫宋刊本

宋 孫觀撰

黃氏手跋曰此殘宋刻本孫尚書大全文集勵存三十三卷卽趙希弁讀書附志所云孫尚書大全集五十七卷本也外間傳布頗少余借諸周丈香巖處用舊紙委門僕張泰影摹兩匝月而竣事藏諸讀未見書齋居然影宋鈔本矣雖不及毛鈔之精而一時好事之所爲以視汲古閣中入門僮僕盡鈔書者其風致何多讓焉嘉慶甲子六月八日蕘翁黃丕烈

孫尙書內簡尺牘編註十卷

明刊本

文伯仁舊藏

宋左朝奉郎充龍圖閣待制戶部尙書孫覲仲
益著門人學士呂祖堯註

崧庵集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李處權撰

處權未冠始學詩於先君一日謂處權曰三百
篇詩之祖也六義存也至六月序篇卒之以小
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詩之道豈小補
哉小子識之處權再拜服膺而退旣冠歸洛則
又學詩於鄉先生段處厚約亦一日謂處權曰

昌黎公作荐士詩序詩之高下得失裁不一畫
焉而神疇焉而章筆焉而信歌詠焉而莊皆以
自然之天錯綜經緯而萬物之變形焉非特不
能不爲之亦莫之爲而爲之也然則文妙物也
以變故奇烟雲杳靄之有無江濤出沒之恍惚
魚鳥飛潛之下上晦冥朝暮姿態呈豁愈變而
愈無窮茲亦奇已而文之爲物實與之俱爰自
鴻荒以還亦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學者當於
此求外此非吾所知也處權敬佩書紳于今不
忘處權固陋旣不敢墜先君之訓又不敢負段

石渠寶笈續編 卷八十二
丈之教雖羈旅鞍馬疾病呻吟拳拳之思終在
是也昔人所謂瞑目知深搜吻動覺苦思與夫
鈎章棘句月銀季鍊者自謂有焉五十年間作
古賦五古詩三百律詩一千二百雜文二百長
短句一百平生之力盡於此矣不自知其不可
也異時陽翟陳叔易恬嘗語孫正夫端曰恬歸
自岷峨行六千里復見中州知舊其氣不衰文
益進者李巽伯而已汪內相藻彥章程紫微俱
致道皆極力推稱口之不置故一時名流勝士
龕然相與嚮守張巨山嶠嘗遺處權書云近朱

希真報巽伯寄示夢歸古賦文采不減兩漢字
畫遠追晉宋當今第一流也公有此客顧不佳
哉處權繇是稍得自信而其志益確不知老之
已至身世皆寓於其中而未始語人亦難以世
俗道也暇日拾掇次第粗成編綴名之曰崧庵
集後日有能敦義愛半夜走緘書俾作者序而
傳之耶或謂玄尚白用覆醬瓿耶則不敢知也
紹興二十有四年歲在癸酉二月旦日崧庵情
夫李處權跋

少陵句法出審言豫章句法出亞夫有唐若我

宋詩人莫可居二老先蓋其祖考源流所由來
遠世父萊陽府君少承家學尤刻苦於詩建中
靖國間送張芸叟帥中山三十韻有孝 羊
棗嘉言問凍梨之句浮休撫几嗟賞以謂發語
渾厚託意微婉可爲後學模範自是名重京洛
爲郎拜州汨汨舊轍晚節益不偶至於廢放流
離度隴蜀入涪陵逮還故官北歸下瞿塘灩澦
泛大江沂淮汴多歷奇嶮益昌其詩崧庵兄世
父仲子也人物高秀山立玉舉世父愛之早付
以衣鉢在政宣時與陳叔易朱希真皆以詩名

中更兵火奔迸遇物托興亦未嘗一日廢紹興
甲子而後齒益高家益貧用心益苦句法益老
始與少作不類暮年頗艱出故不多見噫詩果
能窮人抑窮而後工耶審如是則詩固人所忌
也紹興己巳余與兄合并於武林者逾月將行
飲餞浙江上臨分哽愴不忍別且道家世斯文
之屬後六年兄歿于荊州蓋不復再見矣諸子
流落湖外遺編斷稿多爲喜吟咏者持去心常
慊焉陳君安民惠伯調官中都因過余溧陽暇
日語長沙佳士有劉氏伯仲廬陵人自其先世

喜與賢士大夫遊兄建炎末避地客其家其調護甚至舊所藏詩文頗多或者久假而不歸每恨不及鋟版與吾人共之因哀輯少日所記與十數年來摭拾得之於親舊間者四百餘篇俾惠伯使歸諸劉氏以滿其好事樂善之意兄嘗自敘作詩本末獨幸偶存較之今所亡者甚夥而先後亦失次矣異時復有得焉當爲別集處全行年五十而學益落雖嘔出肺肝望古人地位終不能到一燈弗焰愧負識別慨然雪涕書所欲言不文奚辭也淳熙六年歲在己亥八月

望日弟處全謹跋

文之由來尙矣世去古遠人不克聖而物之華不可以終祕梁臺之選吳興之粹蟬嫣舄奕代有作者燦然珠琲之溢目冷然笙簫之入耳也源派雖殊終會于一至於枚別諸家銖考殿最若十指然其短長洪纖卒不可得齊豈人之有能否抑其習有工拙與建安七子時有所取李杜文章羣兒謗焉要以其全者責之故難也雖然不更三聖無以見集成之大不歷三變無以知一出於正者之爲粹然我朝當五季之橫

流質窮弗反承乾棟絕坤維推陷廓清之功與
文俱高崑體雖張不能梃其駕使勿馳也於是
穆伯長尹師魯歐陽永叔輩爲之導流揚波而
古文篇章始得助而中興列聖相承重熙累盛
先正李公淑以文章鳴爲時宗主高文大冊煉
石五色天下謂之邯鄲家雲來初昆世載其德
不墜至崧庵乃復以其餘力遊戲翰墨之場輩
行推高表表愈偉而其富且特出者最見於古
律詩滄淡典雅一唱三歎如融怡帝鄉日浩蕩
天街春則鎬京
作也相逢便論心已別

更回首則伐木故

將太古意一洗萬

境寂寞足以見其文之不
作如杜子美穿花
點水等句姑將置之不肯一吐其自序以三百
篇爲家傳之懿決非貌得之端公旣標識其次
而綴語編末不鄙命予予爲述文章之妙雖選
粹所集尠有得其全者獨我朝之盛庶幾焉耳
矣每歎前輩之於家學守彌謹如義獻書如班
馬氏史如專門名家經如世將用兵行師法其
率履不越至如此端公方以盛名頡頑斯世每
一語出意外驚人是能其家者今將恢壯圖挽

洪流鋪張潤色以復我祖宗之舊而挈之唐虞
三代之上斯文之責實於此乎在時宋淳熙庚
子東陽邵驥跋

豫章羅先生文集十七卷

明刊本

宋羅從彥著

先生著述最多兵火之餘僅存什一於千百世
所共見者郡人許源所刊遺藁五卷而已道振
不揆淺陋嘗欲搜訪爲文集其年月可攷則繫
以爲年譜久之弗就邑人吳紹宗蓋嘗有志於
是近得其藁乃加敘次釐爲一十三卷附錄三

卷外集一卷年譜一卷凡一十八卷先生五世
孫天澤遂錄梓以壽其傳因識其梗槩于此若
夫訂其誤而補其遺不無望於君子也至正三
年歲在癸未二月甲子延平沙邑曹道振謹識

張泰序

咸化八年

案目錄後有刻板八十三片上二帙一百六十
一葉繡梓工資二十四兩木記

和靖尹先生文集十卷附錄一卷

明刊本

宋尹焞撰

蔡宗充序

嘉靖九年

洪珠後序

嘉靖庚寅

和靖尹先生文集十卷

舊抄本

蔡宗充序

嘉靖九年

洪珠後序

嘉靖庚寅

著作王先生集八卷

舊抄本

宋王頊撰

憲紹興癸酉間獲供洒掃於中書舍人呂公之門公教人大要明是非邪正進退出處辭受取與之義而躬行以盡其性所言備載童蒙訓春

秋說故不復錄公疾日漸乃以書荐于著作王先生曰周憲秀才朴茂可喜有志斯道當自蒙與進未果行而公啟手足公之門弟文清曾公文又以書申公之意且勉其行受業二年歸見文清公于上饒首命以記錄所聞先生之言憲切意先生進將覺斯人退且著之書故未敢私有所論撰先生既沒道統精微私淑諸人世或未知迄今垂三十年念平昔所聞遺忘多矣因追其緒言一二以示同志乾道壬辰二月甲子信州周憲書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八十二
逮昔者獲從先生於毗陵震澤嘗問師友之道
先生曰師不專在傳授友不專在講習于精神
氣貌之間自有激發處是爲善親師友者逮謹
識之因觀鄉黨一篇所記周旋從容而已然後
知羣弟子所以事夫子用是道也先生今歿久
矣周子自上饒來出一編以示皆其緒言有益
于後學者顧恐徒觀其言而不觀其所以言則
于道益遠因以所聞于先生者書之卷末嘗試
以是觀之則先生之精神氣貌雖千載粹然有
生氣乾道八年壬辰五月六日魯郡曾逮謹序

右震澤 善錄著作王先生平昔與門人答問
辭也先生文集頃已刊之郡庠今復得此遺言
於先生之子郡丞大本謹併刻之以示後學云
淳熙三年丙子仲冬十有二日蘄春假守施溫
舒謹識

祝允明後序 弘治

岳集五卷 明刊本

宋岳飛撰

徐階序 嘉靖丙申

張庭序

焦煜序

東溪先生集二卷附錄一卷 明刊本 孫淵如舊藏

宋高益撰

林希序 嘉靖丙戌

黃直後序

雪溪詩五卷 舊抄本 勞季言校

宋 穎人王銍著

王氏手跋曰銍最有名譽其詩亦鮮合作卷中發石牛一絕句云松竹陰中山未盡梅花林外有行人予甚愛之耳康熙己巳除夕王士禛阮

亭書

書錄解題曰雪溪集略八卷汝陰王銍性之撰銍國初周易博士昭素之後也其父萃樂道嘗從歐公學銍爲曾紆壻嘗撰七朝國史紹興初嘗同子正薦之詔視科史官給札奏御會秦氏柄國中止書竟不傳其子明清著揮塵錄按今集止五卷蓋不完之書也

雪溪詩五卷 舊抄本

宋 穎人王銍撰

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十卷 明刊本

宋丹陽陳東少陽著

歐陽先生飄然集七卷

舊抄本

宋西者歐陽徹德明

撰

夫子有言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又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嗚呼人稟天地之靈則與生俱生者直而已矣反之而縮養之而無害浩然之氣無所往而不自得焉至其疾邪忿世殺身成仁謂非同歸一揆不可也世道有隆汙風俗有振靡惟天地之正氣未嘗不流通於人心於是可見天地之心矣崇觀政

宣以來直氣衰絕馴至靖康而陳歐二君奮焉而興今觀其策所願行者皆天下之其欲也所願去者皆天下之其惡也夫然後知直氣之在天地閒故未始衰且絕也其幸而祥風慶雲充塞宇宙其不幸而嚴霜凍雹摧拉艸木抑亦偶其所逢而於元氣之初果何尤哉二君之生雖罹酷濫于誤國之奸臣二君之死旋被褒榮於悔過之聖主名節凜凜又將與天地相爲終始矣陳君言論風旨調攝當時傳于故府足以不朽歐陽君慷慨激烈孤黨豪邁而其遺文獨未

概見余來佐罷實君之鄉得其靖康所上三書及詩文百餘首輯爲一編釐爲六卷刻而布之俾與陳君並駕齊驅以不孤中興偕命之詔蓋聞南都之禍陳君從容區處泰若平日人或以爲二君優劣之辨嗟夫陳君處六館知朝廷之政詳故其言雖深切而皆中時務伏闕紛紜分死久矣歐陽君儼在江右起于疏賤不勝忠憤故其言尤峭直而容有未審忽忽斧鉞不能歸塋尙忍以優劣議哉昔張巡固守睢陽以蔽江淮厥功茂矣豪家子弟猶不相知由今觀之巡

信忠矣遠將不得爲忠臣乎論二君者蓋有質于斯時嘉定甲申歲重午日會稽胡衍序

蘆川歸來集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張元幹撰

士君子處世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其所養可知也所養旣厚則所言者必勁正清峭而無輕懦衰憊之氣前哲之士以文詞鳴者此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之知言自其所養者充之也韓子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火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韓子所學獨以孟

師朱樓藏書志 卷八十二
子之傳得其宗者蓋謂是也故直而不倨曲而
不屈孟子之書可與風雅並傳而汗瀾卓焯齋
沅澄深李氏之以大振頽風序韓文後之學者
蔑以加于此矣蘆川老隱之爲文也蓋得江西
師友之傳其氣之所養實與孟韓同一本也自
其爲太學生也嘗哀其亡友康慤生詩帖軸而
藏之則公之氣概固已蜚揚於學校中矣及其
仕於朝也又以幽巖尊師一節直述其忠厚惻
惻之誠公之孝友性成皆是氣之所形見也宣
和諸公或言其近作殊有老成之風無復少年

書生之氣或言其平昔絕俗之文今又見高世
之行是猶未覩其全集也公以強仕之年遂掛
冠之請茲蓋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所養者
大所言者真表裏相符聲實相應夫豈嘲風咏
月者所可同日語宜乎近世名公勉其孫以文
集行於世欲以見公之大節也卽公之文驗公
之行其作也古其傳也宜噩里人也敬慕三張
之聲價久矣館寓家塾後得斂衽以受教於公
之文集凡哀集書啟古詩律詩贊序等作共十
五卷幽巖尊祖錄一卷附于其後樂府二卷見

于別集於是乎有攷焉公諱元幹字仲宗任將作少監年方四十一已致仕後贈正議大夫邑人曾噩序

無名氏序曰少監張公早歲問道於了齋先生學詩於東湖居士凡所游從皆名公勝流年未強仕掛神武冠徜徉泉石浮湛詩酒又喜作長短句其憂國愛君之心憤世嫉邪之氣間寓於歌詠紹興議和今端明胡公銓上書請劔欲斬議者得罪權臣竄謫嶺海平生親黨避嫌畏禍唯恐去之不速公作長短句送之微而顯哀而

不傷深得三百篇諷刺之義非若後世靡麗之詞狎邪之語適足勸淫不可以訓公博覽羣書尤好韓集杜詩手之不釋故文詞雅健氣格豪邁有唐人風公之子靖哀公長短句篇屬爲序余晚出恨不及見前輩然誦公詩文久矣竊載名于右因請以送別之詞冠諸篇首席幾後之人嘗鼎一臠知公此詞不爲無補于世又豈與柳晏輩爭衡哉公諱元幹字仲宗自號蘆川居士云

東萊先生詩集二十卷

精抄本

宋呂本中居仁撰

陸游序

慶元二年

文集莫盛于唐亦莫盛于本朝唐則韓退之柳子厚本朝則歐陽文忠公實爲之冠是數公固出類拔萃巍巍乎不可尙已編次而行于世退之則李漢子厚則夢得文忠公則東坡先生或其門人或其故舊又皆與數公深相知蓋知之不深則歲月先後是非去取往往顛倒錯亂不可以傳近世張文潛秦少游之流其遺文例遭此患知與不知之異也東萊呂公居仁以詩名

一世使山谷老人在其推稱宜不在陳無已下然卽世多歷年所而編次者竟無人焉墨客詞人相視太息曰公所謂知吾者希則我者貴歟儀真沈公宗師名卿之子少卓犖有奇志方黨禁未解時不願流俗專與元祐故家厚公尤知之往來酬唱最多沈公之子公雅以通家子弟從公游公稱之甚乾道初元幾就養吳郡時公雅自尙書郎擢守是邦暇日裒集公詩略無遺者次第歲月爲二十通鋟板置之郡齋蓋公之知沈氏父子也深故公雅編次之也備幾亦受

知于公者也公雅用是屬幾題其後竊自伏念
與公皆生于元豐甲子又相與有連雅相好也
紹興辛亥幾避地柳州公在桂林是時年皆未
五十公之詩固已獨步海內幾亦妄意學作詩
公一日寄近詩來幾次其韻因作書請問句律
公察我至誠教我甚至且曰和章固佳本中猶
竊以爲少新意又曰詩卷熟讀治擇工夫已勝
而波瀾尚未濶欲波瀾之濶須令規模宏放以
涵養吾氣而後可規模既大波瀾自濶少加治
擇功已倍于古矣幾受而書諸紳今三十有六

年顧視少作多可愧悔旣老且病無復新功而
公之墓木拱矣觀遺文爲之絕歎因記公教我
之言于篇末使後生知前輩相與情實如此且
以見幾于公之言雖老不忘也乾道二年四月
六日贛川曾幾題

東萊先生詩集二十卷

東洋影寫宋刊本

宋呂本中居仁

興

陸游序

慶元二年

曾幾跋

乾道二年

前宋樓藏書志卷八十三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十七

胡澹菴先生文集三十二卷

精抄本

宋胡銓撰

故澹菴先生資政殿學士忠簡胡公中興人物
未能或之雙也紹興戊午高宗皇帝以顯仁皇
太后駕未返不得已以大事小屈尊和戎先生
上書力爭至乞斬宰相在廷大驚金敵聞之募

其書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奪氣知中國有人奉
皇太后以歸自是敵騎不南者三十年昔魯仲
連不肯帝秦秦軍聞之卻五十里後人疑之以
爲說士之夸辭以今揆古古爲夸矣以今觀今
今亦夸乎信所見疑所聞古今一也吾宋之安
疆不以百萬之師而以先生之一言後之人聞
之者焉知不若今之人聞仲連之事者乎亦以
爲夸未可知也若今之人親見先生之事則誰
以爲夸者今事之夸與否可信與否不較也使
後之人無所疑於古之人者先生于今不信古

奚病焉後不信今必當有時而無不信者逢其
時思其人嗚呼先生之功其遠矣乎先生之文
肖其爲人其議論閎以挺其記序古以則其代
言典而實其書事約而悉其爲詩蓋自抵斥時
宰謫置嶺海愁狖酸骨饑烏血牙風呻雨喟濤
瀾波詭有非人間世之所甚耐者宜養於心而
反昌於詩視李杜夜郎夔子之音益加恢奇云
至於騷辭涵茫嶄率鉢劇刻屈挾天之幽洩神
之祕稿痠而不瘁恫愀而不懟自宋玉而下不
論也靈均以來一人而已夫是數者得其一猶

足以行於今而傳于後而況萃其百者乎何其盛也先生既沒後二十年其子澥與其族子渙族孫祕裒集先生之詩文七十卷目曰澹菴文集欲刻版以傳貧未能也之官中都舟過池陽太守蔡侯必勝相見因問家集慨然請其書刻之命郡文學周南董振之學錄何巨源校讐之未就而蔡侯移官山陽雷侯孝友顏侯棧踵成之嗟乎先生之功被于中國名震于敵國文範於學者學者得其片言半簡猶寶之師之求見其書之全何可得也今三侯獨能刻而傳之以

惠學者夫先生此集爲之百年而始成使學者得之今乃一日而盡見三侯之用心可不謂之賢矣哉而蔡侯首發其端可不謂尤賢矣哉萬里嘗學於先生者先生之言曰道六經而文未必六經者有之矣道不六經而文必六經者無之先生之文其所自出蓋淵矣乎而萬里何足以知之先生廬陵薊城人諱銓字邦衡澹菴其自號也若其世系歷官行事則丞相益國周公書之於神道碑云慶元五年己未八月二十八日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學士致仕門人楊萬

里序

方舟集二十四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李石撰

五峰胡先生文集五卷

舊抄本

陳韜菴舊藏

宋胡宏撰

五峰胡先生遺書有知言一編棧既序而傳之同志矣近歲先生季子大時復哀輯先生所爲詩文之屬凡五卷以示棧棧反覆而讀之惟先生非有意於爲文者也其一時咏歌之所發蓋所以紓寫其性情而其他造作與夫問答往來

之書又皆所以明道義而參異同非若世之爲文者徒從事於言語之間而已也又惟先生粵自早歲服膺文定公之教至於沒齒惟其進德之日新故其發見於辭氣議論之間者亦日異而歲不同雖然以先生之學而不得大施於時又不幸僅得中壽其見於文字間者復止於如此豈不甚可歎息至其所志之遠所造之深綱領之大義理之精後之人亦可以推而得焉淳熙三年元日門人張栻序

五峯先生集五卷

舊抄本

宋胡宏撰

張栻序

淳熙三年

致堂先生斐然集三十卷

明抄本

篋江上舊藏

宋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請郎提舉江州太平觀
保定縣開國男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胡仲
寅撰

長沙吳德夫間爲予言胡仲剛氏學業行誼爲
世楷則出一編書名斐然集以授予曰其爲我
廣諸蜀予識之弗忘後守廣漢將以刻諸梓未
皇然也厥二十又七年予歸自南旋起家渡瀘

敘州馮侯邦佐已稟之求一言冠篇予又取而
輒復之蓋自公遊庠序已深詆王氏專尚關洛
諸儒之學舉宣和三年進士教授西京國子監
與忠獻張公同被薦召入校中書靖康改元金
狄入寇與張公爲當路策守禦甚著京師圍解
始得省親荆潭建炎再造首以記注召還極陳
三詔之不同 論七事六條之利害娓娓
數萬言如必罷咏議必用君子必退小人必明
賞罰必固本支必建藩輔必擇守令必討盜賊
大抵監耿李汪黃誤國之不可再引誼劇上往

往有敵也以下所不能堪者高皇帝雖聽奉祠而簡注不忘旣狩錢塘申命記注首論四維不張惟利是從利在結罕則欲釋怨以悅其心利在劉豫則欲友邦以通其好文定亟稱其得數奏體張公以右相視師嘗議遣使公辯邊慊至謂堂堂天朝相率而爲夷虜之陪臣蓋視胡公邦衡後日之疏有過之尋貳春卿兼尙掌書命如追廢王安石配享孔廟追謫章蔡誣謗宣仁后及褒表諫臣等事高文大筆大抵皆公發之暨趙張去而檜再相則公遠使炎荒幾陷五十

三家羅織之獄至檜死後得復官還里遂其平生任重道遠之死不渝實由文定爲之父仁仲爲之弟講之家庭者固如此至其述崇正辯以闢異端纂伊洛緒言以闡正學著論語說以明孔門傳授之心 讀史管見以扶資治通鑑數千百年褒貶之實最後傳諸葛侯世 以寓其討賊興漢之 蓋公自宣靖炎興四十年間雖顛沛百罹而終始一說所以扶持三綱者其不謂大有功於斯世矣乎因馮侯之請摘其關於世教者著于篇端平元年九月戊申鶴山魏了

翁書

天之生聖賢也豈偶然哉昔者鴻荒之世人物
混并夷夏雜揉賢不肖淆亂堯舜禹臯夔稷契
所以致力於此者亦云盡矣敘典秩禮命德討
罪皆天意也天之命聖賢也孰大於此五品之
未遜五教之未敷五刑之未明是雖飽食暖衣
果能保其生哉由唐虞至於商周天下事事物
物凡當正名而辨分者無一之或闕及周之季
聖賢之澤微矣聖如孔子不得位而無以行其
志於是春秋作焉故曰春秋定天下邪正迹其

功用不得被之當年實爲萬世法程由漢迄唐
大亂而後小治極危而後粗安飢渴之於飲食
以爲得是不啻足矣而聖賢用力之地鮮致意
焉故朝夕之安不能銷百年必至之患斯須之
快不能償他日無窮之憂昧者安之智者懼焉
皇宋作興文治粲然百餘年間賢人君子所以
推明乎是者固已昭昭乎心目之間過人欲之
橫流彰天理於旣泯士生斯時一何幸也夷狄
亂華天下學者渙散而莫之統一文定胡先生
始以春秋鳴而其子致堂繼之見於詩章著於

賦詠陳於論諫莫非極治亂之幾謹華夷之辨
黜邪而與正尊王而賤伯明義利之分辨枉直
之實取而誦之鑿鑿乎五穀之可以療飢斷斷
乎藥石之可以治疾由其言以推其行事卽其
行事又以究其用心使其功化得盡顯於時則
撥亂而反之正三光明於上民物育於下猶反
掌也世方交競於利祿之塗角勝負於得失之
際滔滔馳騖不可捄止古之聖賢所以孳孳焉
者固已與之背馳矣此愚之所以中夜而起抱
書而歎也三山鄭君肇之持節湖湘得是文於

致堂之猶子大時遂取而刊之木夫致堂之爲
是文夫豈知後世有楊子雲哉蓋其露縕奧而
寓諸言發憤懣而形之書有不得已焉者鄭君
之好尙亦豈爲文章之美哉天理之明人心之
正是書其標的也嘉定三年八月望日南郡章
穎謹序

大隱居士集二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 鄧紳撰

崔舍人玉堂類藁二十卷西垣類藁一卷附錄一卷

東洋刊本

宋崔敦詩撰

擘經室外集曰玉堂類藁二十卷西垣類藁二卷宋崔敦詩撰敦詩字大雅本河北人南渡後遂居溧陽登紹興進士官至中書舍人李心傳朝野雜記謂呂祖謙文鑑既成近臣密啟其失因命直院崔大雅更定增損去留凡數十篇朱子語類亦云祖謙編錄文鑑有敦詩刪定之語敦詩淳熙九年致仕故宇文价所作誥中稱其才猷敏贍問學淵深是編所載宋孝宗時制誥口宣批答青詞甚詳諸家書目皆未著錄而宋

史藝文志誤爲周必大所撰明葉盛菴竹堂書目曾列其書是明中葉尙有傳本此爲活字板其文皆必大集中所未有也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三十卷

抄本

宋鄭剛中撰

自序曰北山初集卽余所謂笑腹編也余以紹興己卯至甲子歲所錄文字自號北山中集笑腹編則宣和辛丑至乙卯歲中所錄者因號初集若辛丑以前見於紙筆者皆爲盜所火不復能記憶矣甲子而後時時因事有藁老懶雜置

篋中他日有能爲余收拾者否所未能知也紹興甲子十月日序

北山初中二集先君所自名且手所分類也蓋錄宣和辛丑至紹興甲子歲所作之文良嗣因以第其卷不敢有變易後集則遷簞中號藁藁者良嗣放初中而編次之自戊辰至甲戌歲無遺焉總三集爲三十卷凡一千二百一十四篇仍以年譜冠于篇首庶幾覽者按譜玩辭得以見出處之大致若乃甲子戊辰之間數載先君方經理西南公餘撰述亦富而攜藁之佳陽以

橫逆故亡失良嗣纔能省記一二以附于中集之後繼此或訪尋有得當爲別集以補其闕先君之序初集也其末云甲子而後時時因事有藁老懶雜置篋中他日有能爲收拾者否嗚呼頃所亡失乃爾是豈逆知其然耶不肖孫無以塞責徒悵悵抱恨而重惟先君一生無他嗜好惟簡編硯墨未始以居艱治劇而輟益所樂者在是也少之時業科舉其所爲文學者爭誦讀之而雅不自喜故弗見於集三集之外有周易窺餘十五卷晚年精力殆畢於此書又有經史

專音左氏九六編及其他雜著皆可傳于世今
刊行自三集始乾道癸巳夏朔旦男良嗣拜手
謹識

浮山集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仲并撰

周必大序

慶元六年

橫浦集二十卷

明刊本

宋張九成撰

門人郎晫編

前有家傳

姪案述

橫浦先生舊自號無垢居士無垢之號聞天下
橫浦屬南安謫居十四年閉門著書時人思之

又曰曰橫浦先生先生墳墓在鹽官縣淨居院
之側往年邑宰陳公恕被史越王之命奉祝辭
祭先生謂先生守永嘉日王爲州博士先生一
見道同氣合舉辭謂王識超幾先意傳經外及
王當國先生已亡故遺文以致祭迄今詞板尙
榜於庭楣也七十年松楸先生在天爲星辰在
人間爲聖賢皆不可知惟是先生學問文章操
履氣節自紹興至于乾道爲學士大夫之所尊
仰者一人而已蓋斯道晦蝕之久先生發揮而
開明之如盲者之得見三光如聾者之得聞古

瑟之音不爲無功于後學厥後青出于藍道學盛行先生之至幸豈與後學較短量長哉我聖天子御極宰臣首奏先生爲渡江大儒贈太師崇國公賜諡文忠成命一頒天顏懽悅三公百辟莫不心生歡喜夫豈有求而得之宰臣之意亦欲平後學之去取尊先生之爲先哲不以已久而忘之不以已往而忽之起其魂魄於九原又將以激天下之爲善其有功於世教也深先生著述天下罔有闕違獨簡帖字畫得者稀少先生筆下如三峽倒流遇順傾寫凡見之眞草

橫斜曲直有張草聖之筆刊之琬琰燦然可觀如龍蛇之奮蟄如珠之走盤亦足以增人意氣書心畫也豈執筆學古人手法而后能爲之邑宰趙君汝皓下車未久一日率同寮拜於墓下重建墓亭粉飾越王之詞版又過淨居院創先生祠堂奉香火寺僧源上人有藏先生簡帖十餘紙卽命工刊之旣而故家皆出所藏以獻悉刻之不遺先生長子伯厚早世次子幼厚久居于廣八十餘老貧不能歸幼子孫厚亦已亡今爲先生守松楸止有孫勛重孫克仁而已饑窮

困乏乃值邑宰撫存而禮遇之士大夫識香臭
知所貴重如趙君天下能幾人哉簡牘成編可
當寶玩見其字如見其人然則君之有德於橫
浦何其盛哉有成先生之彌甥也祖妣乃先生
之同胞妹諸父受先生教育之恩殘膏賸馥沾
可有成多矣備數周行聞趙令君學道愛人所
貴尚又如此不覺興起引筆而詳為之言紹定
二年八月日朝散郎守將作監少監兼權國子
司業兼景獻府教授于有成書

焦竑序 萬曆甲寅

縉雲先生文集四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舊藏 蘭州吳氏

宋馮時行撰

張儉序 嘉靖十二年

李璽後序 嘉靖癸巳

默堂先生文集二十二卷 舊抄本

宋陳淵撰 門人沈度編

自孟子沒道學失傳異端競起淺聞多岐莫適
所從不求其本而從事於末六經載籍為之晦
蝕學術頗僻汨喪良性不知夫聖人之所以為
學徒相率為口耳誦數之餘夸多鬬靡以文辭

相矜漢唐以來以儒名家傑立而不世出者有矣然論性有以爲善惡混有別而爲三品者故論篤者莫之與也夫性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私得也性而不知其離道而違仁也遠矣宋興河南二程夫子受學於濂溪周茂叔先生講明道學究聖賢之蘊發千載不傳之妙學者趨之如水赴壑時唯龜山楊先生觀輿入室尊所聞而行所知盡得其傳焉明道德之歸以覺斯人以善天下然是道也不絕如綫則有陳公知默以剛明果毅之姿得師友源流之正自其少也

親炙了翁而翁器之謂能任重而致遠及其後見龜山先生師事執經不憚寒暑其始遺之以書致篤信好學之義與孳孳爲善之說及夫伊尹之所覺周公之所思孔子之所負顏子之所樂而質諸龜山自是服勤三紀漸摩道德之場明致知格物之理究窮六經考其至當之歸其著述微辭奧義窮幽探頤使斯文之不墜爲世模楷豈區區漢唐之士以多文自富務爲辭章以驚眩末俗所可比擬哉故平居履踐立朝進退莫不以是無慚古人之大節果於是垂後而

南齊書卷八十三
名世不幸遭擯斥於時宰不大施於用而齎志以沒學者至今悲之余昔從公受業左右幾二十年嘗以存誠齋銘示諸學者謂萬物皆備於我非自外得反求諸身而已反身而至於誠則合內外同物我無分於天人且誠已乃所以成物學者有進於斯則何患不造古人之域余服膺高堅因得其遺文五百一十四篇釐爲二十二卷序而刊之廣諸同志苟有志於學者探索而求之則源流固有在矣公諱淵字知默榜所居之室曰默堂故後學以默堂先生稱焉其立

朝節槩則有行狀在可攷而知也紹興十七年三月日門人沈度序

予來毗陵之數月欲於事外陰求是非之良士未暇也一日有秀才陳生籍者來謁予貌甚野氣甚靜予固異之坐之而扣其挾則吃吃言伊川之學予益怪焉蓋是學也今之大夫久矣其諱談也不惟大夫也今之士亦然而生獨不然其不可怪也乎問之蓋默堂先生陳公之子也然則其不諱談也又奚怪焉蓋昔者道學之正統八傳而至孔子若顏子曾子則見而傳之若

子思孟子則聞而傳之統之至於孟子也其前無絕其後無嗣嗣千有餘歲之絕者不在伊川乎其學以天理爲宗以致知爲力以仁爲寤以敬爲守以誠爲歸曠乎聖門之孔邇忽乎斯道之來前也一時之士從之學者豈少也得之者謝氏而止耳游氏而止耳楊氏而止耳默堂先生楊氏之高弟也且親焉吾聞其人矣吾仰其風矣未見其書也問諸籙則有文集若干卷就求而觀之其辭質而達其意坦而遠其氣暢而幽至於立朝廷當言責正君心排權臣蹇蹇不

折也是豈今之所謂文哉蓋道學之充乎其中而溢乎其外形乎其躬而聲乎其言者歟旣歸其書於籙而籙請序於予予謝曰先生此書豈以序之作不作而爲傳不傳哉序或不可以廢也亦必其人而後可也如予者豈所謂其人乎然士之驚於文也至於今亦極矣文彌工道彌邈極甚必反其不待於先生此書乎序此書予不知其可也一言以駭學者予不知其不可也先生諱淵字幾叟嘗爲正言終官宗正少卿南劍人了翁之猶子云淳熙戊戌十月日誠齋野

客廬陵楊萬里序

莆陽知稼翁集十二卷

影寫宋刊本

宋黃公度撰

後有行狀

龔茂良撰

墓誌

林大壙撰

銘

無名

高宗一馬化龍訖于巽位自丁未至壬午三十六年間策進士數千計擢居大龍甲者十有一人科名巍峩副以屬望視富貴岐轍若長風推席一息萬里於是文靖梁公至宰相景明陳公冠樞極位尚書者三汪聖錫劉文孺王宣子也登侍從者五李順之張子韶趙莊叔張安國王龜齡也惟莆田黃公師憲名聲最卓卓而財至

尚書郎壽不滿半百夢幻覆手天殲此良大車云祖出門折軸人至于今傷之爰初登第以行卷忤秦相君旋爲趙忠簡公禮接益銜之弗舍坎壈摧捥無復有爲天下惜人材之意一旦遇主則死及之嗚呼公旣以詞賦墜躔故於詩尤精大氏鏗鏘蹈厲發越沈郁精深而不浮於巧平澹而不近俗與強名作詩者直相千萬風檣陣馬不足呈其勇犀渠鶴膝不足侔其珍悲秋之句曰迢迢別浦帆雙去漠漠平蕪天四垂雨意欲晴山鳥樂寒聲初到井梧知吾不知謫

仙少陵以還大曆十才子尙能窺其藩否公旣沒其嗣子邵州君沃收拾手澤彙次爲十有一卷詩居大半焉它文悉從肺腑源深流長迨樂府詞章宛轉清麗讀者咀嚼於齒頰間而不能已惟其不沾於用身不到盤坡鳳閣中鋪揚太平之闕休其所表暴如是而已魏國陳丞相旣序其首而邵州又欲予贊語予後憶四十年前與公從容於番禺藥州之上予作素馨賦公蓋戲而反之異於不相知聞者茲不宜辭若平生事業則有參知政事龔公吏部尙書林公之

在慶元二年十月庚申煥章閣學士宣奉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魏郡公鄱陽洪邁序乾道五年冬順昌令黃君沃書抵中都來告曰先君考功力學半世雖得一第而仕不克顯平生所爲文僅十一通願得序引以冠其首余方備機政未暇也越明年出守長樂郡復多事少暇隙又明年順昌使其弟洧來責前諾仲秋旣望積雨乍晴天氣澄爽退食郡齋因取考功文徧觀之典重溫雅如其爲人其詩格律森嚴興寄深遠雖未盡古作要自成一家間與子里居

唱和數篇余讀而深悲之公以文章魁多士有盛名於時胸中洒落議論宏壯識者期之甚遠而官止外郎年四十八以殞所以傳世垂後者止此而已是可傷也昔白樂天與元居敬善及序其遺文有曰黃壤豈知我白頭猶念君唯將老年淚一洒故人文執筆愴然蓋有感於斯言公諱公度字師憲戊午同年進士也莆陽陳俊卿序

沃嘗見昌黎伯敘張中丞傳攷責張許二家子弟不能通知父志以至史家不爲許遠立傳而

雷萬春事已失首尾竊爲仕宦功名史家不及知所託爲千百年計者門生故吏與之撰述耳門生故吏亡意斯作爲兒亦無所託則堙沒無聞也固宜先君考功再舉擢上第官不過郎曹安得門下士沃所以求狀丐銘爲不可緩者誠有感昌黎之一語也雖埋石幽壤陵谷難遷而石之隱祕初不可觀孰若以未乾之墨寄之紙上傳十爲百傳百爲千乎先君在時號知稼翁文成輒爲人取去故翁所存塗乙之餘纔十一卷沃於暇日泣而次之名之曰知稼翁集已刊

予家塾今復刊于邵陽郡齋而求序於年家父
執者成先志也柳柳州以垂絕之時抵書於劉
夢得曰我不幸死以遺稿累故人此先君之意
沃所不能言也使地下聞之當喜身後無封禪
書慶元二年丙辰蜡月哉生霸嗣子朝散大夫
權知邵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兼沿邊溪
洞都巡檢使兼提舉義勇民兵借紫沃謹書

知稼翁集二卷

明刊本

宋尚書考功員外郎黃公度著知邵州軍州事
借紫男沃編

洪邁序

慶元二年

陳俊卿序

嗣子沃跋

慶元元年

唯室集四卷附錄一卷

文瀾閣傳抄本

丁月湖舊藏

宋陳長方撰

予嘗謂古之聖賢未始爲文其見于語言者皆
以明斯道也故曰辭達而已後世文勝質學者
以文字相矜耀世亦以是重之故摘章繪句駢
四儷六競爲浮華之文而去道日遠矣流風之
盛殆數千百年未易刮濯可勝歎哉亡友陳齊

之初從師友學則有真得不事虛名潛心古道其讀經則有春秋私記讀史則有班范文論深造有得發其關鍵直觀堂奧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不幸早沒故見于行事者泰山之一毫芒此善類所以深嗟而痛悼之也雖其平生應用之文亦不苟出率多有德之言凡有所作又爲人持去所存者寡及其孤哀而集之僅得二百篇而已將槧木以廣其傳予故爲序之雖然此非其言之至也後之人能讀書逆其意以知其言則此亦不啻足矣又奚以多爲貴哉乾道戊

子十一月望日魯國唐瑑序

漢濱集十六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王之望撰

侍郎葛公歸愚集十卷

舊抄本

池北書庫舊藏

宋葛立方撰

王氏手跋曰侍郎名立方諡文定邨之父也按經籍志歸愚集二十卷此佚其半矣文定公南渡賢相有集三百卷詞業五十卷不知傳于世否當訪之濟南王士禎書

朱氏手跋曰竹垞娛老齋成展讀一過時康熙

丁丑八月二日

黃氏手跋曰此集係從宋刻殘本錄出卷中行款間有不同宋本自五卷至十三卷與此本合而此本中多樂府一卷爲宋刻所無大約後人從他處補入以足十卷之數惜與宋刻刺謬耳阮亭竹垞未見原本之舊故跋語未及余家殘宋本楮墨精雅爲宋刻中之上駟至樂府一卷亦係汲古精抄取與此本相對惟序次紊亂未能如毛抄之舊因假李作梅藏本校讀一過書此數語于後而歸之蕘圃

又曰嘉慶三年戊午初秋陶五柳主人從吳興書賈買得此書知余曾經過眼持以示予余於此書不啻三過眼矣向年李作舟與家椒升同來吳下余借歸與宋刻本展對無意歸之既椒升以羣書見示此在因議直不妥卒還之今歲椒升應京兆試北上艤舟胥江過余晤言問及是書云未帶出孰知其已歸賈人而輾轉仍至余家乎爰題顛末以儲諸讀未見書齋棘人黃丕烈

又曰癸酉三月初四日是爲寒食節偶檢及此

距得時已十六年矣復齋

侍郎葛公歸愚集十卷

舊抄本

宋葛立方撰

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二十二卷

元刊本

宋范浚撰門人高梅編

士以志道爲先而志道以養氣爲本氣全則道存氣喪則道亡故達而在上任天下之重安國家利社稷進賢退不肖收功於無窮者氣也窮而在下守聖賢之道權古今明治忽是是非非立言於不朽者亦氣也苟氣之不養則達而

在上或充詘於富貴以得失爲患則道不行矣窮而在下或隕穫於貧賤以紛華爲悅則道不守矣不守不行氣喪而道亡則烏能收功無窮立言不朽哉是則氣之在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舉不可以不養也吾之先友香溪先生以養氣爲本而立言不朽者歟先生居香溪之上自少至老篤學而贍於文探道而不以世故嬰其慮其家父祖爲名卿賢刺史昆弟各登仕籍而先生了無仕進意今天子卽位之初詔復制舉賢良方正之士當時公卿有以先生

應詔者先生力辭之余嘗過香溪之上而訪先生焉先生危坐一室塵埃棲戶牖而凝几席敗幃故器所不供而先生貌充體胖神宇泰然其言經術如親得聖人而授其旨其論成敗事如目擊而身履之已而出示所作文則辯博而峻整正與向所言論者相表裏終日與之坐而無一語及世間事此非志於道而全其氣者能若是乎是日先生謂余曰是間山水清遠子能卜居以從吾游乎余方累於世故從官遠方漂流異鄉及歸而先生沒已十年方悼若人之不

淑而吾無與居也一日先生猶子元卿過余曰叔父平昔爲文至多今不欲祕於家而出與世共之力有未辦則先刻其詩賦論議雜著爲二十二卷行於時子嘗與叔父厚願敘以冠其首嗟夫昔鹿門子著書而自敘之曰醉士隱于鹿門不醉則游不游則息息于道思其所未至息于文慚其所未周古聖王旌夫山谷民之善者意在斯乎今先生不醉不游直息於道而寓之文耳平時不以外慕累其心若求旌於時亦豈先生著書立言之本意哉故述其志道養氣之

實以見素所蘊云先生姓范氏名浚字茂明而元卿名端臣今亦以文知名方有志於世者紹興三十一年四月十三日同郡陳巖肖敘

子朱子集注孟子全載范浚心箴由是天下莫不聞其名且與天壤俱敝也浚字茂明婺之蘭江人因其里居稱香溪先生祠於學宮舊矣師道幼卽訪其文集不可得嘗讀默成潘公與范賢良書而知其交讀徐忠壯公徽言傳而知其所取又得前輩誦傳姑蘇臺賦雜興諸詩滋欲見其餘而仁山金氏四書考證謂范集近亡以

金之洽聞而云然殆無有矣居其鄉思其人而不誦其詩而讀其書不能不致予恨焉至順辛未始得先生文七卷於親友應氏家蓋其首編也陳君巖肖序稱從子端臣右史所纂文二十二卷則逸者尙多一日先生族孫俊來言家藏缺自一至五卷惜其無從補也於是忻然畀之足以成編嗚呼百年之閤一朝而顯兩家之藏不期而合抑亦有數存其間耶先生當紹興中舉賢良方正以奉檜當國不起大節偉矣其學多本于經貫穿精覈諸文皆蘄絕矯健鑿鑿明

整卓然名家鄉先正有集蓋自先生始也古之
賢者嘗患無子孫之傳而有子孫者每惡其不
知學近時范氏之族豈乏富貴者恨其不能爲
先生置祠奉嘗至於斯集之傳又不過當時一
餉費耳浮榮倖貨條焉漸盡而不亡者固自若
亦足以有傲矣今右史裔孫元璫念殘集之復
完思泯沒之荐至首刊數卷將率其族中之力
而終之不私其美又以右史蒙 集未及刊則
以其與香溪唱酬諸詩附見焉俾予序其事予
於是編固願有述文嘉元璫之能光昭其先庶

幾賢子孫已几與於此者豈不與有榮乎年月
日後學里生吳師道序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二十四行每行二十二
字大黑口每卷有目連屬正文

